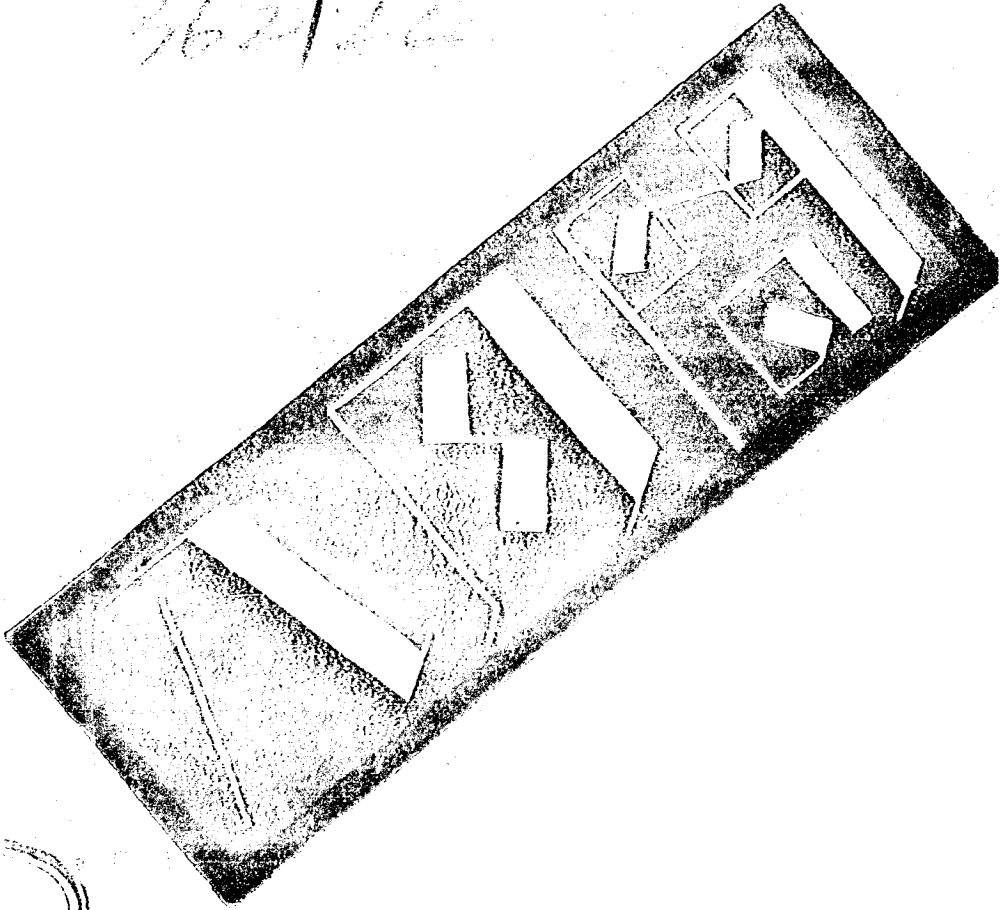


#S.2
362/22

362/22



扉人仄構封面

★



傾蓋叢書

八月間

祝秀俠 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1930

八月間

115698

在王伯伯那裏吃完飯，捆起行李，我們這一夥人就要出發了。

王伯伯自然十分歡喜，揚州局面實在不壞，只消幹他三五個月，以後便很可以躺在家裏過些日子了。所以他這時慣歷風霜的紫臄色的臉上顯然堆砌起一層不可制抑的笑容。他一面用手撫着他的突起的肝肚皮，一面吩咐下人捆緊那隻新買來上任的黃皮箱。

王伯伯和她的兩位千金也滿額是汗的給他收



拾衣服。連薄荷冰，神精，萬金油，都購備得妥妥當當，王伯母對於她的丈夫是向來如此細心細意的。

行李一捆好，上面就用紙條編好號目貼上去，又另外各人寫些‘某記’之類的記認在上面；這算是庶務先生老張第一次在上司跟前施展他的辦事才能了。他用手袖抹了自己臉上的汗星，一件兩件幾次重複地點清楚了行李的數目，然後走到王伯伯面前提高嗓子報道：“都捆好了，局長！一起是十八件！”

新任局長的王伯伯輕微地頷了一下首，瞧一瞧手上那個四方形的白金手表，便向坐在右邊椅上的一位留八字鬚的中年人，和一位滿臉焦黃的‘根骨人物’投了一眼，於是那兩位人便連忙站起來聽候吩咐。

那位八字鬚，王伯伯給我介紹過，說是姓孫。那位滿臉焦黃的人客說是王伯伯的遠房兄弟。大

約這兩位都是一同赴任的同事了。

這時他們規規矩矩的立起來，似乎有點肅然的樣子。但王伯伯却并不怎樣威嚴，很柔和很雍容的對他們說：

“可以起程了吧。現在是七點五十分。”

“是，是。我們就起程。”

庶務老張首先開了門去喊黃包車。王伯伯把王伯伯脫下來的西裝給他披上，還在他耳朵邊沉吟了一回，眼眶彷彿紅了一紅，便提起小脚，趑回內房去了。

王伯伯戴上一頂草帽，手上提着一個黑漆皮的公事包，招呼了我一聲，一同走出街外。

人，是一共五個人，老張，老孫，王，我，和局長。我們乘着五架黃包車，後面跟着行李。不消刻鐘就到了滬甯鐵路的北站。

我的行李很是蕭條，除了那一個大皮夾之外，手上還自己攜着一個小小的籐籃，裏面是揩面巾，

牙刷，和兩個留在路上解渴的蜜柑。

車票買了。我們是三等。局長呢？他却不是和我們在一起。自然以局長的身分，大概總要比這班隨員高貴一點了。

火車裏黑壓壓擠滿了人。這一次夜車是特別擁擠的。我們幾幾乎找不到座位。後來勉強在別人兩個屁股當中算是尋找到一塊平方不到一尺的位置了。

坐下去，車就開。爲了人多，我們一夥人不能坐在一起。八字鬚的老孫坐在前頭一個漂亮女人的旁邊，王却把帶來的小皮箱放在空地上蹲了身子坐下去。庶務張，的確是很有點材幹，他往來關照着我們，特別是我。大概是曉得我是局長的親信人物吧？他送了一枝香煙給我，又給我擦亮洋火，我也就“老張老張”的和他打起親熱來了。

嘈雜的車中，沒有一刻能夠入睡。由上海到鎮江至少要經過七八個鐘頭。最快明天早上才可抵

埠，這一夜的旅途，實在不容易支持。起先老張還走來走去的，不久他也不見影子了。老孫連身旁的女人也不像先前那麼起勁，歪着半邊頭，嘴唇噴出氣，八字鬚一動一動的闔起眼睛打瞌睡。再向地下的老王看看，他却常常打呵欠，臉色異常慘白，每距離兩點鐘左右便伸長頸子把紙色裏的一兩顆像乾葡萄的紫色小東西用開水骨碌骨碌地吞下去。

我極力閉起眼睛也睡不成。簸動的車身，使人腦根興奮的香烟氣息，把兩片倦澀的眼臉皮幾次強張起來。

——我算是第一次將我漂白的身子走進這顛簸的政途了。他到底委派我幹什麼呢？

我不覺又忽然憂慮起來；我是從未幹過這官場的事情的。雖然我的父親和我的叔叔都是政界裏的蠶蟲，但我除了隨着叔叔在陽江學習過皮毛的公文程式以外，是什麼也外行的！要不是爲了來上海的學費用光，我是斷不肯投身在這全沒有一

點興趣的事情上面去消磨我不放縱的光陰。

——然而，管他什麼！拿他一二百塊，不是就夠半年的用度了嗎？而且，也可以豐富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實在太單純了。

——那末，這次就當作我愉快的旅行，‘烟花三月下揚州’，那裏原也是一個名勝的地方哩！

我心裏這樣盤旋着。

坐在我身旁的——一個鄉下老頭兒這時打着有規則的鼾聲，快要將半邊身子壓在我的肩頭了。我稍微一閃，他倒側了一下身子，張開枯澀的微紅的眼睛望了一下，就歪過那一邊睡去了。

我重新抽過一根香烟，吃了帶來的兩個蜜柑，精神又漸漸恢復過來。

閉上眼睛，不甯息的心上又微微感到漂泊之苦。聽着車行的‘穹窿穹窿’的聲音，想及母親那晚上在香港送我來上海的一副淚臉。

——要不是爲着廣州的恐怖勢力壓迫，也不

至於使我這樣顛沛流離！這烏沉沉的大地，這掠奪一切人們自由的人間，何時才恢復我們唯一的願望？

——我還希望讀什麼書！資本化的學校幾曾有留下些我們這些破落戶子弟的學額！一年要整千塊錢的用度，我還在夢想什麼？呵！即使這半年混得過去，下半年這一筆重大的担負如何繼續得來！

——家裏嗎？父親半百歲的年紀，整年整月的握着絞腦汁的生涯博取來的僅有的薪水，連日常的家用還有時支撐不來。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們，都要竭力節省家用去輔助他們繁重的學費。還有，還有身體瘦弱常常患病的母親！

我一想及我的母親，驟然鼻孔裏一陣酸軟起來了。當我那晚上，離開香港的那一晚上。我母親舉起乾枯的手掩着她的流淚的眼睛，對我說：

“我沒有什麼說話叮囑你，假如你是念及世間

上還有一個愛你的母親，那你就應該規規矩矩在上海讀書，不要再幹危險的事了！”

——呵！我的母親！你慈和而疼惜我的心是該當感激的，是該當使我一點也不容違背的，但是，母親！你瞧瞧這個社會罷。這個社會是否容許我們專心求學的！有一分血氣的人，也不能容忍這個社會的醜惡和不平！我不能不順從母親垂淚的勸告，但我尤不能不為大多數痛苦的人們盡一點輕微的力量！

——母親！你看，我現在僅僅爲了找尋求學的用費，便得牛馬般的跟在別人背後幹自己不願意幹的事情，便得孤零零的夾雜在一班志趣不合氣味各殊的人物中過向來不曾嘗過的沉悶生活！

——然而，我內心已經感覺無限的慚愧了！我無形中已像是失了羣隊的小羔羊！縱然我的意識是怎樣的肯定，我的心血是怎樣的騰沸；但內心已經感覺無限的慚愧了！現在我是走入一個腐敗惡

濁的官僚生活裏了！

“朱先生！你要吃點東西嗎？”忽而庶務張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來。我張開眼睛，他似乎在什麼地方睡過一樣，兩眼紅腫的，臉上遺留着一道淡紅的印痕。

“不要吃。現在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三點多鐘，離鎮江還有五六個長站呢！”

他又掏出一包美麗牌問我要抽不要，經我搖着頭。他自己便抽了起來。

“你睡過嗎？我簡直闔不上一下眼。”

“睡過的，在那面的車卡裏。人交關多，空氣悶得很！”

“局長在二等還在頭等？”

“頭等。”他還表示羨慕和驚嘆的神氣補足一句：“頭等票足足要十塊錢哩！”

——十塊錢又算得什麼？我稍微覺得庶務張

的神氣有點討厭，他那種生下來便做就成便於阿諛的臉孔真覺得可笑！於是我閉上眼臉。

“朱先生，你也應該睡下子了。你露開胸襟，提防着車外的冷風呀！”不曉得是出於他的本心還是爲了局長連帶的關係，他竟這樣的細心奉承我。說完了這一句他就走了。

車外這時送進來一陣清曠的野風，帶着一股濃密的草的香味。我漸漸感到疲倦，漸漸模糊起來，終於也歪着頸子悠然的睡去。

及到耳邊起了繁雜的響聲。睜開眼看時，天空已經泛出魚肚色的白光，車外遠處好像轉着的盤磨；野景都隱約露着灰色了。清涼的風由火車四面打開了的窗子吹拂過來。車裏的人客許多準備收拾行裝，許多人又靠近窗邊張開昨夜睡眠不足的兩眼用力呼吸一口清晨的空氣。

我一路注意着遠處的天空，漸漸推動了一層層灰色的雲，漸漸又從雲層裏先映出一道微弱的

光；最後，經過一陣風，把幾堆層雲推走之後，如洗的清明的太陽跳出來了。不過四周還有一脈冷寂的靜意，將那遠遠的青山和四圍的荒郊隱隱籠罩着。

“鎮江快要到了。你昨夜睡得好嗎？”

八字鬚老孫跨過來向我打招呼。我把臉巾掏出來在臉上揩了幾揩，扣好內衫的鈕扣便站起來和他灑灑落落的談論着。

接着王也走過來了。他蹙起眉心，好像不勝憔悴的苦起面孔。

在一個小小的城站上，車子的汽笛‘吁’了一口氣如息重負般的突然停止了。預先我們就瞧到這一個城鎮裏的屋頂和圍在這座城鎮外的一幅不大高的青山。這裏就是鎮江了。

下了車，這時還只有六點多鐘。王伯伯在頭站著，張和孫都趕忙上前去，我也慢慢的移動脚步，張把局長挽在臂灣裏的衣服搶了過來鄭重地

的搭在自己的手上。局長仍舊是態度非常雍和，老孫撇起難看的嘴脣裝出鬼一般的笑臉問候他：

“昨晚休息得好吧？局長。”

局長懶洋洋的答道：“不會怎樣辛苦，九點鐘便入睡了。”隨即又問道：“你們呢？”

——我答你！辛苦總應該是三等的人客擔當的！你不要忘記你是多出幾個錢的頭等貨色，還用問及我們嗎？我憤憤然的這樣想。

但是老孫却在答道：“還好還好。”

本來人一齊，就先預備走到旅店裏休息一下的，可是小小的波折起來了。我們人都跑了下來，行李卻不見由行李卡搬下。車子已經再復鼓足氣力吶喊着向前走了，這一來使庶務張大大的失色。原來他剛才領的行李票雖然是寫着鎮江站，但行李上貼着的票子却是南京站的，他當時未曾注意到這不容易碰到的錯誤；現在行李自然留在行李卡裏運到南京去了。

“嚇嚇！你這個人！”局長雍容的顏色就忽而變成森嚴了。他板起那種慣於叱罵人時所具有的一副色相，使站在他跟前的人都凜然起來。

尤其是庶務張，但簡直驚恐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所有一切以前盡意買弄能力的功勳，都在這一件事情上面炸得粉碎了！他想及命運真是這樣不幸，這希有的過失竟迎頭給他一個打擊，別的事情不打緊，萬一局長說聲“回去罷，你這沒中用的人”！那就糟透了！

“真有這樣糊塗的人，拿來的票子連看也不看一眼！怎樣啦？現在怎樣啦？這件過錯是應得你完全坦負的！你明白這是你範圍的職責！”

局長威嚴得像法庭上的法官一樣，幾幾乎他的脚都要頓起來。

庶務張紅了臉孔，囁囁的說着，“撞了鬼，撞了鬼，都是我一時不小心，現在……”

“現在你得把那些行李交還我！早不知道你是

這樣不小心的！”

這使庶務張更其覺得情形危險了。他想，接着那一句。當然就是“否則我不需要你！”

幸虧最後老王想出方法來了。畢竟老王是幕友出身，計策是周詳的。他的辦法是到車站去告知站長，一面打電報使那十八件行李不要運上南京，先把它由前面那一站搬下，然後再派人去領取回來。我們這一起人先到這裏的‘樂天棧’休息。

這辦法，自然是正確的，老王的本領就在這一點，能應付一切困難的問題。局長歡喜他，也就在這個地方。

“是。我就去通知站長。”老張見了一個解圍的機會，便乘機拔開脚步走去。

“哼！”王伯伯這時鼻孔裏重重的呼出一口氣來，“照軍隊命令，倘若錯運糧食，是罪應鎗決的！”

我從來沒有懂得做局長的威權是這樣利害的！我也從來沒有懂得上司對付下屬的臉孔是可

以這樣刻薄的，我以為，前清的朝廷才有這樣濃重的官僚氣味，民國政府之下的官吏應該剷除得乾乾淨淨，因為彼此都是為人民辦事的人。然而這情形顯然是使我慚憤。我頭一次踏進了這個惡濁的政途便認取了小小一個局長對付屬員是有如此十足的架子的！像這種任誰一個人都會輕易忽略的過失，不是不可給予相當的原諒的，這種擺起臭架子的申叱，無非是維持上司的一種‘官威’罷了！

我恨不能立刻回去，心裏忿忿然。但身子却只得和他們一起坐在黃包車上被拖到一間樂天旅舍的門口。

局長的身分，又自然和這些隨員高貴一些了。他休息的房間，是一元二角的大房間，我們四五個人合共才開了一間價值六角小洋的小房。聽說這一筆車費和沿路的用費，都是從將來局內的常費支取的，至於報銷怎樣？那當然又隨局長的歡喜了。

在旅舍裏吃過早飯，老孫和老王都圍着局長閑談，并討論及將來一切計劃，和上任時應有的繁文褥節。

老孫隱隱然滿心歡喜了。他曉得局長一定會給他一個什麼‘主任’或什麼‘科長’的銜頭的，從局長現時的談話中，已經說及將來稽查和會計等重要的職務無疑地要放在他的肩上，於是他的圓圓的肝臉更其舒展了。忙走到小房間裏拿出剛才買的一籃熟枇杷。挑選十幾顆頂濃熟的頂碩大的笑吟吟地遞到局長的面前。

的確！在老孫，假如加上他一個什麼‘主任’的榮銜，他是一輩子值得咀嚼的！他已往僅僅是一個小商店的老板，踏上官場之後，也不過是一個卑下的下級屬員，見着‘主任’和‘科長’還要垂着手輕聲細語地說話的。現在居然‘步步高陞’，不免使他心花都爆發起來！

老王談了一回，忽然抽身出外了。口裏不絕地

打欠呵，在別人想來，也許估量他是昨夜少眠之故。但當他不到一刻鐘又跑回來的時候，精神却煥發得多了！

我始終坐在局長房間的東邊角落一張小桌子旁，一切情狀在我跟前閃過，我始終沒有談過一句話。原因并不單是爲了我向來的沉默，而是我厭棄在這裏的人前談話。

忽而，局長的眼光掃到我的身上。他開始對我說話了。

“芸生！你將來歡喜幫我那一樣忙呢？你父親和我是像兄弟一樣，我們算是自家人了，我待你也同子侄一樣的。”

他們的目光都一齊回來注視着我。

“隨便那一樣……”

“我看，你還是適合於筆墨上的。就在這方面帶我點忙罷。”

在各人眼中，我自然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孩子；

王伯伯對我這樣好感，也並不是爲我，僅是爲了父親一紙謙虛的介紹信的‘人情’而已。在理講，我原也不懂得官場筆墨的，但是爲了‘人情’，我幹不來的事也幹起來了。官場裏的‘人情’，是從來存在的——一直到現在的民國政府。‘本領’還在‘其次’，甚至於不足輕重哩！

我只有：“唯唯！”

不一會，庶務張走得氣喘喘的，後面苦力挑着行李走回來了。

“局長！行李運回來了。”他帶着希求贖罪的聲音稟告。

“那末，你去探問船期，下午我們準到揚州去。”局長這樣命令着，老張氣還不曾喘過來，又轉身去探問到揚州的船期了。

鎮江到揚州，距離有幾十里路。陸路近來也通行，有專來往兩地的長途汽車，時間僅費一兩句鐘，若水路則須四五點鐘才駛到，但平穩。汽車又

顛簸，又危險，走的路全是不大平滑的。我們預先知道這樣，所以局長甯可慢一點也由水路前去了。

到下午，忽然有一個穿起軍裝的大胖子和一個長衣馬褂的人來見局長。這使我很驚奇，來的人是舊任局裏的緝護大隊長和收發員，本地人！

他們進來，卑恭地的站着。經局長問明來歷，請他坐下，才敢就坐，即使坐也是僅僅挨着半邊屁股的。

“今天曉得王局長要到，我們特地來接駕！”軍裝的緝護大隊長開始說話。

“局長路上辛苦了！”收發員忙接緊一句。

局長執起剛才他們進來的各片瞧了瞧，望着軍裝的大胖子問：

“閣下就是俞大隊長嗎？”

“在下正是。這位是卸任候收發員！”大隊長欠身答覆。

“哦哦！那末勞煩你們兩位。我們正好談談那地方的情形，諸事還得指教。”

“唉唉！局長太客氣了。如有詢問，願効微力！”大隊長和收發員同時堆起笑容來。

於是局長和他們“唉唉哦哦”起來了。孫，王，們都傾耳在聽，不時插入一兩句關於將來自己職務範圍的話，老孫真想問問究竟緝護大隊長是否比稽查主任位置高，因為這一來他是很不甘心的。但他還不致於問出口。

我瞥眼瞧到那兩張卡片上。凜然在左方有一行黑小字印着。那些銜名正如他自己所稱的一樣，那位大隊長還並排地多着一行，就是：‘公安局偵緝隊隊副’等字樣。

我由驚奇而敬佩他們了。他們的消息竟能這樣靈捷，而手段又能這樣周到，真不愧是吃衙門飯的，聽說吃衙門飯的人就是這樣不容易，至少得善於奉承和善於奔走。

他們嚕嚕噓噓談了一大堆，無非是對於局內的情形，和他方的境象。最使局長再三注意問及的，是吸烟的戶口多不多，每日的收入富不富，結果很使局長開顏，顯然他們的答話是不會使他失望了！

但他們的心緒又有點和局長不同，局長祇注意局中的收入，而他們却急切要知道局長帶來職員的數目怎樣！因為這才是與他們切身有關！職員多，他們的飯碗便委實有些担心了。尤其是收發員老侯。所以他們三番四次的問及：

“和局長同來的貴友怕不多吧？就是這幾位嗎？”

“不多不多。大概還有一兩個未到。”

這才使他們放下一點心，想着此行還不算空虛。接着局長更說着：

“將來總要你們帮忙的。對於舊職員，假使不是他自己辭職的話，我頗不想更換。”

這樣，他們就更其歡暢了。雖然曉得這不過是滑頭話，還有一個頗字在內。但以今日情形而論，大約自身的憂慮是可以免除的。

談到兩點鐘，他們便說要趁船了。去揚州的船是兩點半鐘。這時庶務張早已回來，於是我們動身走。

船，是并不大的帆船，但很快。順着風，‘支支格格’的流去，除了我們這一夥人，還有幾個往來的商客。

各人都很高興，在船上吃枇杷，吃水菓，吃甜烤餅。大隊長和收發員始終是三步不離局長，給他指點着沿途的風景，這裏是‘金山’，那裏是什麼山，一個在左，一個在右的輪流嚷着。這，若在我，確實覺得有點應付不來的，好在局長興致不凡，更兼這是上任的行程，倒歡喜左右有這麼一個奉承的人阿諛着自己。

其實，他們指點着的什麼名勝，局長也不大會

留心到！這時他心裏佔據着的，是如何增加局內收入的計劃。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如何充實帶來的那隻黃皮箱。

五點鐘，船到了。由那兩位引路的人帶我們到一間旅店。揚州本來是很負盛名的，尤其像我這個長久居住珠江流域的人，早已懷着滿懷的傾慕。但這時享有盛名的久已傾慕着的‘勝地’不爲我初意所料到，居然展在我的眼前了。情形是怎樣呢？我極力想在眼前找點符合我未踏入這所名勝之地以前的種種優點，但結果不幸得很，找着的僅是狹小的街道，泥濘的路途。還有破落的房屋，腥穢的市廛。還有，襤褸的窮民，滿臉塗污，脫了褲，光着屁股的孩子。

我忽然想起從前有一位做詩人的朋友，他遊了一次揚州，却帶了許多華豔的詩稿回來。這時我很擔心，因為我不獨沒有想起一點詩意，差不多連胸口都有些脹塞起來了。

在路上，我們坐着骯髒的黃包車。我那位車夫腦後挽着螺一樣轉旋形的髻髮，面目是焦黑的。

街道小，行走的人多；車子一到，走路的人立刻要挺起腰板躲在一旁。道又不大平滑的，用石砌，有些用磚泥。車子拖在上面走則又平空會跳蕩起來，幾幾乎使坐着的人擔心自己拋出車外。

我們的車子，拖得特別的快，好像車夫也曉得這是新來本地上任的局長人物，應得威風一點。各人也就昂起頭，擺出十足高貴的樣子。老孫顯然搓起兩撮鬍子，心裏飄飄然。

路上的人都驚訝地停住脚步向我們打量；他們定然瞧出這一夥人是從大都市中來的了。因為衣服很是時髦，局長和我，都是穿着反領洋裝，這裏是不大見得到的。

我又記起來了。‘蘇州頭揚州腳’那是一句通行的諺言。倒不能不鑑賞一下。於是我留意一般女人的腳，但結果也一樣使我失望！見到的女人都是穿

起草鞋或者厚底的布鞋的，實在不大講究。雖則偶然有幾個是穿着花花綠綠的繡緞鞋，但從臉上的濃脂凝粉看來，從走路的姿態看來又顯然是操肉慾生活的可憐婦人了。

到了旅店，天色已經差不多完全昏黑。旅店的電燈放出橙黃色的光亮來。

收發員老侯還陪着局長談話，大隊長忙趕回局內通知舊任辦理交代了。

那晚上就在旅店歇夜，照局長的意思，‘接印視事’最好是明天上午，但後來恐怕來不及，只好決定延遲至後天大清早晨。

半夜，我在床上被老張呼喚醒來。說是局長請去有事。跑了進去，原來是差使我寫接任的紅示。稿子是局長親自動手起的，像蠶蟹般的字體使我想起七歲的鑾弟填寫着‘上大人’。可是老孫竟在旁極力稱道，說是‘顏魯公體’！

我揉開了惺忪睡眼，懷着一肚皮不高興的氣，

執起筆便淋漓瀉瀉的寫了。

像這樣的‘紅示’，我是從未寫過的，紅紙不受墨，筆又不大好，馬馬虎虎的寫完，圍看的人已經連連的說‘好’。

“你這手字還不壞，多寫些就更純熟了。”

局長一面側起頭的瞧着，一面教訓似的賞贊我。

——還不及你的顏魯公體呢？局長。終於我不敢說出，因為他是上司。便一溜烟跑回床上續睡去了。

明天還未到七點鐘，討厭的老張又撼醒我過來。

“局長請你寫公函。快點起床呀！”

我正做着一個爽快的夢，左手揪着陷害過我的黎某，右手提起拳頭正往他脅下打去，却不提防有人板緊我的頭顱。睜開眼一瞧原來是長長鼻子的庶務張。

“嚇！”我翻了一個身并不理他，實在眼睛閉了去還是張不開來。

“朱先生，局長……”

“什麼局長！連睡也沒有自由嗎！”

“局長請你……”

眼睛雖然極刺痛，但一想起，局長的命令，再想起將來的學費。也只好撐起腰身爬起來。

——媽媽的，回去罷！作人奴隸的無聊生活？

可是身子却回到局長的房裏，而且伏在案上寫那蠅頭小楷的公函。

這一天事情頗為忙碌了。老王拈筆抽思準備上任的第一號‘曉諭一切人等’的六言有韻佈告。搖着頭，低聲慢語的沉吟着。雪白的稿心紙已經撕去不少了。一面還翻着‘詩韻集成’。

大隊長兩方奔走。忙得額上滲出豆一般大的汗。

庶務張更其忙碌！買炮竹，買國旗黨旗，買有

遺囑的總理遺像，這都是接任那一天要用的。老孫也幫他的忙，到印刷店裏印有銜的信紙信封，公文套，稿紙等等。不過這點幫忙，老孫不是全無利益，至少他可以得一成的折扣，對於庶務張實在有損無益，大概他是甯願辛苦一點的。

各人雖則這樣的‘盡瘁公事’，但局長王伯伯却并不匆忙。他躺在床上摸着大肚皮閉目養神，桌子上是盛着一盞清綠色的上好‘雨前龍井’。不時進到唇邊喝一口，喝得‘雪雪’地發響。

及到一切都差不多籌備妥當之後，那已經是晚飯前的時候了。大隊長面來報告，舊任的交代早已結束清楚，局內的職員也都遷出來了。

晚上，我們閒。老孫提議到街上逛逛，庶務張表示贊同。於是在局長跟前稟告過之後，我們四個人便跑出旅店到大街上來了。

街，有許多是黑漆漆的，沒電燈，四個人全不大識路，庶務張比較走過些，帶着我們前頭走。

到繁盛的道上了。店舖一列一列的平排着，很少有樓的，也不大寬闊。街上的揚州人操着高尖音調的本地話，嘩啦嘩啦的嚷，初初聽來是十分刺耳的。

女人，抹着脂粉，後面搖擺着一個豐厚屁股的女人，不絕地掠在我們身旁走過，引得老孫眯起眼睛屢屢回轉頭。

揚州的婊子，委實不算少。在旅店，我們已經見過很多。街道上更其觸目都是，假如說揚州是‘名勝景地’的話，怕就在這一點了吧？

我們一路談，一路走。轉灣了，老王忽然叫我們先行，他却溜入一間半開門的昇舖子裏面。我鼻略略一嗅，彷彿嗅着一陣微微的香氣來，這股香氣是出自那間昇舖子的，不難想及老王是給這股香氣攝去了。

禁煙局的辦事人是抽煙的，這真是多麼滑稽的事情！我心裏想：但隨即又想到這也是不

足介意的，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是‘中國’，而我們是‘中國人’。

兜了幾個圈子，順路買了一點東西，我們也就回旅店來了。一則是沒有地方可玩，二則是恐怕局長太寂寞。局長的寂寞，職員也要關心到的，這叫做聰明人的話！

第二天。早上八句鐘，便動身往局赴任了。局，在東街。原是一所廡堂，暫租來作局址的，離旅店頗遠。一千人又乘着極有彈力的黃包車。約莫半點鐘方才抵局。我本來連晚遲睡，頭腦昏昏然的，幸虧在車上東翻西蕩，倒把精神弄得興奮起來，揚州的黃包車大約也很足以列入‘提神劑’這一類呢！

下了車。一福木板黑字的大招牌掛在壁上，首光映入我的眼前。那上面死板板的刻着七個大字：‘江都縣禁烟分局’（江都卽舊揚州）

門楣上却有藍地金字青石雕成的‘永勝菴’三字。這時，門口懸滿許多用樹葉製成的裝飾品，一

條條交加地糾纏着，門橫上則又有兩枝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斜插在那裏。站在門左右的，却有兩個穿着死黃色的又髒又不帖服的軍服的人物筆直地張開死魚似的大口豎立着。

‘利’的一聲，當我們跑近局內時，那兩位死黃色軍服的衛隊的左腳立刻合攏了來。把一根生滿黃銹的長鎗桿舉了半截。大概僅僅這幾下，昨天大隊長也費過許多精神教練過的。

接着軍樂嘈雜地奏起來了。多麼威風呀！我們把頭微微左右一點。就昂然大踏步跨了進去。

局長穿上一身雨紗的中山裝。看起來就儼然是一位革命的人物！那身中山裝自然是近來才縫好的，綠色的粉線痕還一道一道留在上面。

局內局外都圍滿一堆人。局內的是聽差，茶房，二三等錄事。局外的是脫了肺拖着黃包車的車夫，高高低低的小孩子，滿身襤褸的女人。軍樂悠悠揚揚的吹奏來，裏面的人穿梭般的行動，外面的

人更把頼子都盡力引伸着。

照例的。舊任先用紅紙將一顆木印封好交上局長。又照例的。局長要用紅紙封回幾塊錢或十塊錢當作‘利市’。究竟爲什麼要這樣，那是不容易考究的！總之前清情形是這樣，而現在也是這樣罷了！若是深究起來，怕又要數到‘中國人’這一個問題上面去吧！

“請局長行禮！”庶務張已經佈安一切，局長也就慢步走到會議廳上正式履行上任的儀式了。

貼在大廳旁的禮節表是這樣的：

1. 奏樂
2. 局長就位
3. 職員就位
4. 對國旗黨旗行三鞠躬禮
5. 局長宣讀總理遺囑
6. 局長舉右手宣誓
7. 舊局長授印

8. 新局長受印

9. 局長訓話

10. 來賓演說

11. 禮成

12. 放炮

還有一張誓詞，也就是政府領下來的千篇一律的誓詞。大概這樣誦讀一遍之後，就算發誓了。自從有了這種誓詞以來，官吏都似乎應該個個‘廉潔自守’的了，可惜政府尚未核算過，究竟廉潔的官吏是怎樣的廉潔？

司儀的是老王，嘶着嘎啞的聲音喊着。

“奏樂！”

軍樂又重新奏起來。接着一項項的順次下去。局長裝出沉重鎮定的聲調‘恭’讀遺囑，一字字似乎從捲起的舌頭底下拚發出來，可惜覺得讀來生疏一點，這也難怪的，像這樣的玩意兒，平日幾曾會留心在意呢！

“局長舉右手宣誓！”老王接着又喊起來。這靜廳上雖則擠滿許多黑腦袋，却靜寂的全沒有一點聲響。局長於是把右手舉着：一聲聲的念着‘余恪遵……’但到末從‘願受嚴重之處罰’這幾個字上面已經很模糊，差不多僅在喉頭轉轉而已。

第七項是局長受印。所謂受印，原也滑稽得很！剛才是早已把印交給新局長的了，這時又重新拿出來。但授印的并不是舊任的局長，只是那個收發員老侯。據說舊局長早就不在，其實到了卸任的時候，正是一肚皮不高興，誰還願意留在局裏盡最後之職呢，這恐怕不單祇這裏的局長為然，到處也許是一樣的。

接着是局長訓話這一項了。各人都傾耳在聽，誰都願意領略領略這位新任局長的‘鴻猷’。

這情形，使四周的空氣格外嚴重！許多黑白水晶球都齊集到他一人的身上，未免使局長害怕。

起初他像一頭羞怯怯的母貓似的。移轉背，面

向着外。先用力自己鎮定一下，然後把兩隻不知所可的手插入褲袋裏，吞吞吐吐的嘶開喉音說：

“諸位同志，諸位同事，……我……兄弟……”

忽而有一根骨頭似的硬着他的喉頭，於是他祇得暫時停下，吞了一口涎，立刻把骨頭嚥下，然後再接續說：

“兄弟……今天奉政府委令來此地担任禁烟的工作，兄弟得把以前的經過略略報告各位。兄弟跟隨孫總理奔走革命的有二十多年了！”

我聽着，陡然吃了一驚。起初我却未曾聽說過他是跟隨孫總理革命的。就我所知，他和我父親同是前清的幕友出身，反了正；似乎做過鹽場的事情，也有一個時期開過一所織襪廠，却很抱歉未曾知道他是一個十多年革命的人！我正在狐疑，但一瞧站在四周的人都彷彿肅然起敬，我也就跟着忽然肅然起來了。

“……這其間，廣州東江之役，滇桂之役，出生

入死，幾幾乎身陷於危。但爲革命犧牲，是‘死而無悔的’！這一句他提高嗓子說。聲音繞上屋子上面，噙噙然找不着出路，終於鑽出天階飛上天空去。

“……現在，政府委派兄弟來此地負禁烟之責……政府是爲人民謀幸福的！夫鴉片之害人也久矣。其禍甚於洪水猛獸……”

局長簡直越說越流利起來了。不時由褲袋裏伸出一隻手來；握着拳，上上下下的揮擊着。

“政府開辦禁烟，是寓禁於征的意思！”他這時拳頭向前一伸，正如時下什麼紀念日的演講棚上的名流演說姿勢一樣，情形十分緊張。“三年以內，我們把害人的鴉片都消滅淨盡，回復我們國民康健的體魄與精神！”

我偷眼一瞧老王，他的臉色顯然變了黃白，這不是玩耍的，三年的時期并不怎樣久！那時豈不是要了老王的命了嗎？於是老王的心裏頗不寧靜。胸膛的小東西‘撲鹿撲鹿’的跳蕩起來！

約莫又說了十分鐘左右，總算‘訓話’完了，末後這兩句是：“望地方上諸位民衆幫忙，望一切職員‘奉公守法’，本局長馨香禱祝矣。”於是彷彿有一兩聲‘劈劈拍拍’的聲響，但很單調。沒有人附和他，他就停止了。這聲響，正是大隊長和收發老侯的手掌發出來的。

“來賓演說！”老王又喊。但顯然是沒有以前這樣響亮了。

所謂來賓，實在是少得很。僅是縣政府派來一個禿頭的特務員，和預先致函黨部請來監禮的黨部某執委。

老王喊完這一項。寂然，許久都是寂然！於是衆人一齊注目那個禿頭和那位小白臉的執委。禿頭慌忙得很，連連搖着發光的頭顱表示他不會說話。豆大的水點在他的前額溜了下來，他顫巍巍拿出髒的手帕不住地拭。臉上一陣紅白。

畢竟是黨部的人材，小白臉見下不了台，祇好

挺身出來了。

我也不懂得他‘演’些是什麼‘說’。他帶着七分高音三分低音，一句陰，一句陽的吶喊着。彷彿是‘同志同志’的刺着耳鼓，最後是雷一般叫着‘打倒帝國主義’。究竟為什麼需要叫這種口號呢？大概意思是說鴉片烟是由外國來的吧？除此以外，不知道！

於是便‘禮成’了。瞧熱鬧的人紛紛的吸過一口氣散開，外面嘩嘩卜卜的整兩三尺長的大紅竹炮燃響起來，那兩個守門的衛隊祇是擠起眼睛。許多骯髒的裸體孩子拼命搶那墮在地上沒有燒燃的竹炮。

這樣，總算紛忙了一個上午。

下午的情形，却靜寂得多了。各人的辦公室和臥房都已弄好，只等候局長的委任條子下來，便動手工作。

我和老孫都很閑，他細心細意的用白紙糊好

他臥房的板壁。但局長反而有點忙了。當地的紳士人物，穿起長衫恭恭敬敬的來了一個又是一個，情形是頗不容易應酬。及到沒有人來的時候，又要到縣政府縣黨部去‘回拜’，雖然這種應酬是未免麻煩，但許多人是連這樣‘麻煩’也領略不到的。

到局長‘回拜’歸來，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刻了。局內連電燈也沒有！每間房間分派一盞七寸多高的白鐵洋油燈，局長室內則是一盞大火頭的‘來路花旗燈’。

揚州的飯菜倒還不壞，但局長却以為太過薄待，雖然那一盤是肉片炒筍，而那一碗又是鴨肉嫩芽，他只是搖着頭，抿着嘴說不能吃下去。吩咐庶務張以後對於局長的飯菜要廚房另開，甯可錢多些也不在乎。

當晚，局長的委任條子下來了。第一號：‘委任王松齡為本局總務股主任此令’第二號：‘委任孫祺壽為本局會計股主任兼稽查股主任此令’第三

號，‘委任朱芸生爲本局文書投主任兼證照股主任此令’。老張呢？第四號便是老張了。大大的寫着派張壽華爲本局庶務員’。

我和老孫都是身膺兩職，但我的歡喜殊遜於老孫。他戴上眼鏡把委任條子拿在鼻子底下笑口吟吟的瞧了又瞧。老張自然帶着幾分不歡喜的樣子，不曰‘委任’而曰‘派’，顯然比不上我們了。好在他是聽差出身的，無論怎樣，這一回總算升級，倒不必十分計較。臉上也忙堆起一陣‘榮幸’的快感來。

到明天，大隊長也委派出來了。收發員也委派出來了。這一來老侯才把心頭的大石放下。歡天喜地的坐在收發室裏登記往來的文件。有了空，就跑過我們的房間來，嘴裏啣起一根烟，熱炙炙的和我們拉相好，卑恭得如一匹馴羊一樣。

我的辦公室——也可以說臥室，是在前面左邊一間不大不小的房間。正面有兩扇玻璃窗，而前

擺下一張四方木桌子，門推開，便對正入會議廳的天階。這房間是證照股和文書股的辦公處了。

老孫和我對面。他的房間也一模一樣的大。局長室在內進，離我們很遠。大概可以叫做‘深居’了。

那晚，局長叫我走到他的跟前，親切地的對我說：

“芸生，我還有一件事要你幫忙呢？”他拿出局內的關防和他自己的象牙小章遞給我：“你暫時爲我監印，別的人我實在不放心。”

我真有點受寵若驚。

——連監印員我都兼做嗎？

起初我着實有些感激他，但隨即想及他對我太過好感了！倒使我頗難應付得來。

——自然，這又可以省去監印員的薪水！於你總是‘放心’的！局長！

“是。”我捧着關防遞了出來。

“會計先生！局長又多委派我一件好差事呢！”

我跑過老孫的房間去，他正在用算盤算賬，珠子‘的的’的响。

“哦！監印嗎？”他滿臉羨慕的瞧着我手裏的小印和關防。

“你來幹好不好？”

“局長不信任我哩！”

——蠢老牛！我覺得他那樣羨慕的臉容很卑鄙，也就不高興和他再談了。

一盞孤另的燈。一張孤另的牀。一個孤另的人。那晚上躺在床上，許久還不能入睡。想着過去的遊景，目前夢一般的情狀，不覺好笑起來！

——我現在是跑到怎樣一個境地去了？文書主任？監印員？啊！我在做夢嗎？

——腐化了！落伍了！我，警惕些吧！振作些吧！

但睡神漸漸用溫柔的兩手撫着我的眼睛了。我不能警惕，我不能振作，真的做夢去了。

次日便是開始繳驗‘戒烟執照’的第一天。大清早，有兩個中年上下的本地人跑進我的房間，謙恭地對我露着黃斑斑的牙齒。

一位是胖胖矮矮的。檸檬樣的頭顱，鵝蛋形的臉孔，眼睫毛是長得很的！嘴唇厚厚，說起話來絕不珍惜他的沫涎。因此，兩片紅色的嘴唇也常常油膩膩的塗上黏質的涎液。

別一位是身小頭大的人。兩顆深銳的眼光隱藏在眶子裏面，發出怕人的光芒。下頷却尖得很，像酒杯底一樣。

他們連忙掏出咭片來。說是‘晉謁’局長，并問我的姓名。

我把遞來的咭片一瞧：上面都同樣印着‘江都縣禁烟分局證照股員’一行細字，彷彿那個不吝惜沫涎的胖矮子是姓陳，另一住是姓鄭。

——什麼？這是我手下的兩位屬員嗎？嚇。

他們絮絮叨叨的告訴我，他們是前任的職員。

昨天已經托收發員老侯和局長說過，仍舊維持他們的地位。故此，他們今天來拜見局長和他們的新主任。

及到他們聽了我說是新任的證照股主任時，他們都連忙一手伸直着，把腿彎到快要跪下去。使我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哦哦！朱先生就是新任的主任。失敬失敬！”兩片厚嘴唇一張一闔，涎沫的晶點，紛紛然像濛濛的細雨灑在他的前襟。

這使我陡然擔心起來。這位屬員不是很可憂慮嗎？假如我常常要和他談話。

“朱先生年紀真青呢。又本事，又能幹，哦哦！朱先生年紀真青呢。”搖着大頭的那一位，湊近我的臉前贊賞我的年青。檸檬頭也絕不示弱於他，關心地搶着說：“朱先生聰明伶俐，前程遠大啊！”

糾纏了一陣。我只好從涎沫的包圍中抽身出來，去問問局長。

這時，局長還沒有起床，鼾聲隱隱然透出帳外，大約昨夜的心境太舒暢了。

等了一回，收發員老侯來了。他說昨天是和局長談過的。仍舊叫他們供職。

於是這兩位屬員，就留在我的房間。我這時才知道還有兩位幫我忙的人，但忽又覺得討厭起來，那種阿諛的情形是我很對他抱歉的、

不過，一切的情形，我是什麼也不懂。這，倒不用我多費精神！究竟有‘屬員’的人是不同的。‘阿大管阿二，阿二管阿三。’將來事情或不致怎樣弄糟的。

下午條子發下。果然加委，薪水合共三十元。他們歡天喜地，連嘴巴都合不攏來。

這一天雖然佈告開始繳驗，但還沒有一個人來。我乘着清閑和兩位屬員談談一切繳驗執照和售領執照的情形。又拿出前任移交過來的底冊翻看，大致都明白了。覺得還不大麻煩。

但，在此我才算懂得政府禁烟的意義了。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字：錢！

繳驗要錢，售領照要錢，不領照私吸處罰要錢，不到‘藥膏公賣處’購買處罰要錢。總之無一不是‘錢’！據說這樣人民就會害怕起來，趕快戒掉，但目的大概還不只此，最大的前題，還要說到富裕國庫這一項去哩！

照，有三種的。甲，乙，丙。領照的人以他們財產的多少作標準；局內則有稽查員，自然這些都是本地的人。他們無孔不入，‘稽’而‘查’之，很難瞞過他們的眼，倘若有錢的人領丙照的，那就算局長的命運好，立刻報告派隊緝拿，按章處罰，五百，或一千。這些款，局長除繳四成上報外，六成作為賞賜，謂之‘花紅’。

花紅多，局內職員也不是并無益處的，局長提出兩成均分，每人也可多得點意外的錢。這些意外的錢，聽說老於政界的人是叫做‘出息’。

爲了‘出息’，稽查員是極盡職的，甚至會出乎盡職之外，那又叫做‘敲竹槓’了。

花紅，出息，敲竹槓，是三位一體，錢爲本位。大約禁烟局的內容是如此的。

我這下半天呆呆的坐在那裏，沒有一個吸戶來。只拈起香烟在不絕地抽。

忽而，有一肩行李挑了進來，跟着是一乘藤轎。裏面坐着一個古道岸然的五十歲年紀上下的人。

他下了轎，把咭片由門房遞了進去，不一回，局長便倉倉皇皇的親自出來。

“噢！俞老夫，現在才到了。”局長忽然變成很卑恭的歡迎他。一把拉着他的袖子。

“接任了嗎？”

“昨天接的，你老夫沿途辛苦！”

局長一路扶他走進裏面。又扭轉頸子一面吩咐聽差：“給俞老先生搬好行李，搬上西邊那一間

房間裏！”

這情形，我很覺得詫異！這個老傢伙是何等樣人，連局長也要拉他的袖子呢？

我問老孫，他搖着頭和我一樣不知道。

幸虧，我們不久就知道了。晚上局長叫我起草一封聘書，是函聘顧問的。無疑地這位古道岸然的老先生就是我們局內的顧問了。

但，覺得還不大自信，我交那聘書草稿給局長時，就問他。

搖着頭，局長咬着我的耳朵低聲說：

“是上頭薦下來的。真沒法！唔。”

上頭，自然是指總局。上司薦來的人，那不用說，得特別尊敬的，這於上司面子有關。

“壓下來的大帽子，沒話講。其實，職位是足夠了的，給他一個顧問是單支薪水！”局長又嗡嗡的在我耳邊响着，并深深的瞧了我一眼。

於是我更證實我對政途所得到的算式。就是：

“命運加情面，得數是升官發財。”這算式，到處都準確的。至於材幹如何？操守怎樣？管他媽的，全不相干！

聘下了這位俞顧問，老實說，各人都不滿意。首先不滿意的，就是，他把我們看得像初出茅廬的小孩子一樣。（雖然，我正做着初出茅廬的那個人，但不願意別人輕視我，是實情。）他當晚吃着飯的時候，兩隻灰黃的眼睛一翻，敲着吃飯的碗，開始背數他的履歷。反復地說着一句：“我是見過場面的，我是什麼世故也經驗過的。”而他所說的履歷，最使他自己認為滿意的，還只是一個前清的縣丞，和民國的一任權運局長。不過他的灰黃的眼睛一翻一翻，就似乎許多人都會在他那兩個履歷之下縮小起來，小得像小指頭模樣。

討厭！

可是，誰也不敢作聲。真的，連局長也眯起眼奉承他，親手送他一大箸紅燒豬肉，我們還能夠什

麼呢？所以衆人也只好一樣眯起眼來了。本來他就是‘聘’的，我們不過是‘委’或是‘派’，自然又大不相同哩！

我的工作開始了。到了第三天。

工作，我是頗不清閑的。起草文件，寫委任狀。這是屬於文書股的事情；蓋大印，蓋小印，一天川流不息的蓋。連手根都酸軟起來，這是屬於監印員的事情，蓋完印則又管理證照股的事務，三面周旋，忙得慌！

幸而，證照股還有兩位學員在。登記，寫號目，由他們幹，我是板起臉孔算作一個監察人，兼收錢。

每日辦公時間，是上午九時至下午四點。除了十二時那點鐘是吃飯，整天七個鐘頭。

這一天，領照的，驗照的，十分多。大半是丙等的。乙等少，甲等更少，僅一人。最先是一個襤褸的挑菜人來驗照；照，是每月繳驗的。納錢丙等是一元，另又印花費一角，則合成一塊一。

“快點呀！”我那位檸檬頭的屬員見他伸手向腰眼裏掏了半天還掏不出東西來，就喝他。

“這裏這裏。”他手顫顫的掏出來了。一張黑色硬面金字的丙照。和一块嶄新的‘袁頭’。

“不夠！印花費要一角，你知道沒有！”檸檬頭一面把拿來的那個‘袁頭’向桌子上一摔，試試聲響，一面提起嗓子對他說。這神氣，是有點像‘官’威！

我倒幾乎不相信起來，檸檬頭對付我如同供佛爺一樣。對這人，却全變了臉，不獨不卑鄙，而且赫赫然有氣派。因此，我明白，越是會阿諛別人的人便是越會作威福的人。

挑菜的那個人終於把一角鈔票遞出來了。但從他焦黃而又疲苦過度的臉色看來，顯然像忍受着十二分的痛苦。接着他悽然的嘆了一口氣。

檸檬頭在底冊上登記，另一位大頭則在照上貼印花。於是第二個又來了。

職業是農，年四十八歲，吸烟原因：病。這是來領照的。

“你家裏真的沒有錢嗎？”檸檬頭鼓動着兩片嘴唇，大大的睜起眼問他：“別裝鬼，查出來是要受罰的。你得知，這時換了精明的新局長！”

“窮……窮呀，先生……”耕田的人大概不容易見到衙門裏的人。竟使他慌得說不出話來。

“不管你。查出你的身家，自己討苦吃！”他一面打起算盤，精明能幹地算了一下，然後回頭大聲對他說：“領新照的，要繳一塊八角四分！”

大概他的口水花已經噴射到他的臉上了。但他不敢立時拭去，見衙門裏的人聽說是應得規矩的，否則很容易坐牢。所以他只稍稍側了一下頭。說：“我是領丙照的，先生。”

“發癩了嗎！我說的正是丙照。難道乙等有這樣便宜？”又是一陣口水花。

沒奈何，他如數的繳了錢。換回來的却是一張

厚紙片。這好使他心痛得很。不過這張厚紙片就是叫做什麼執照的，這樣政府才允許他吸煙。

到了第三一個人，檸檬頭的神情，又大大的變了。原來這位正是甲等執照的人。

人，是穿起文縐縐的綢長衫，手裏一把瀟湘竹洒金扇，眼鏡。很是瀟灑洒洒的。

“哦！李先生，驗照嗎？哦哦！今天閑？”檸檬頭堆起笑容，連坐在椅子上的屁股都幾乎要站起來。

“你們換了局長嗎？”那人落落的問他。

“是，是。前天上任的。這個局長是跟從孫總理革命十多年的呀！哦，我介紹你認識這位新主任，人又年青，又能幹……”檸檬頭無緣無故和我介紹起來。

“這是李雲光。”他還怕我聽不清楚，把執照上的名字指給我。

那個人似乎也很客氣的鞠了一下躬，可惜我不懂得他是怎樣一個人，頭也沒有點，僅僅仰了一

下下巴就完事。

他連那人繳來的洋錢也不敢向桌上擡一擡，就交給我收入抽屜裏的小鐵箱了。

“怎樣你連洋錢也不看一看？”那人走後，我問他。

“好的好的！他是川東區頂有貨色的人家呢。朱主任！過些日子我和你到他家裏去。好的好的！洋錢斷不會‘退板’，有錢人家的洋錢總是好的。”

“管他有錢不有錢，洋錢繳來照例總要看！你這樣辦事太胡塗！”我有點氣，就‘申斥’他一頓。這‘申斥’也儼然像‘官’威，心裏啞啞的好笑起來。

“是，是。下次小心。朱主任，人真精微，嘻嘻。”他縮起頸子，鸞鷲般的望着我陪笑了一陣。

第四，第五個主顧來，他又粗聲大氣的對付了。那一天就售驗了三十多張，進款，是七十三元零四角。甚可觀。

局長晚上很注意到。拉着我問今日收入的情

形，聽說好，微微笑。又輕輕的拍着我的肩頭說：“提防那兩個本地傢伙作弊，監視他！”

揚州畢竟是名勝之地，連吃鴉片的人也可稱首屈一指。女人吃挑瓜買菜的吃，有點怪！

只要翻開底冊一查，吃煙的人口總在幾千戶以上。尤其是妓女，土娼，沒有許多是不抽大煙的！

這，於局長的荷包當然有關係！聽說局長也是花了一千隻洋才弄到手的。這一千塊是‘母’，由這‘母’便生出‘子’來了。‘子’又變成‘母’，於是面團團成爲‘閻佬’，這叫做官場上的‘子母互長法’。

我那兩位屬員，每天早上很早就到的。他們進來的時候，不敢驚醒我，照例是手裏拿着兩三個燒餅或是油條。吱吱啞啞的吃着，見我扒起床來，連忙縮起頸子遞給我他們的早餐。

“朱主任！吃呀吃呀。”檸檬頭拿到我的跟前，他的日久欠修的指甲竟有一寸多長，油亮亮的搭在燒餅餡子裏。

“你們吃罷！我怕熱氣！”我連口也沒有漱，眼污還吊在眼角裏，每天他都是這樣客客氣氣的招呼我，實在有點覺得討厭了。其實，他也是知道我並不會伸手去接他那個燒餅的。不過這樣一來，他自己又以爲大方恭順罷了。

這兩位本地人，我從他們工作空閒的時間絮絮叨叨告訴我的談話中，也略略知道他們的履歷。那位檸檬頭的父親原是一個衙門裏的糧房，現在年紀老了，坐在家裏不能幹事。他，檸檬頭，自十九歲起便在縣衙門裏當錄事。一直到了前年，才因爲換了一個革命的新縣長，通通把一切職員更換，連錄事老爺都說非革命的人物充當不可，於是他就只有哭喪着臉失職回家。這其間，他做過一間綢緞舖的掌櫃，他自己覺得這樣的職業是於他極不合的！他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擅於寫蠅頭小楷的。那時他的確覺到“懷才不過”的悲哀！幸虧侯收發和前任鄧局長認識，而他又和侯收發是同區的人！

一引薦，他又居居然躡上這一個證照股員的位置來了。

他常常很滿足而又很自負的說着。

“嘻嘻，衙門飯我是吃過十多年了的咧！我是吃過十多年衙門飯的人咧！”嘴唇一翻一動，口水花不住彈發出來。一臉老氣橫秋的氣概。

至於那大頭，似乎又比他‘新’得多了。縣立高小畢業，在中學還讀了一年。筆底下，據他自己吹噓，說是很可以起草公事的，即報紙上，‘本地風光’一欄至今也常常登刊他語體文的投稿，不過我見他寫收條時却總是搖了好幾分鐘筆頭，還沒寫成，大概是文思遲鈍的原故吧？

人一混熟，性情便格外容易察出來！檸檬頭奸猾而又貪詐，大頭是沉默，忠厚一點。

“你們家裏不大人吧？”我幾次想及他們僅僅十五塊錢的薪水，便很担心的問及他們。

“喔！苦得很！連兩個小孩子足足夠七個人

呢！”檸檬頭伸開右手的五指還加上左手的大食兩指。

“我家裏也有四五個人吃飯哩！”另一個說。

“那末，十五塊錢薪水不是不夠用了嗎？”

“對呀！自然是不夠用的！哪，剃頭，抽煙，早上點心，下午喝喝茶，十五隻洋至少得花五六塊，到家還不是十塊八塊！”檸檬頭接着有意無意的嘆了幾口氣，瞧了我一會，好像要和我談及什麼似的，但終於沒有說出來。

一天，下午。大頭躑了出外，只他和我坐在房裏，剛吃過飯，驗照的人還沒有來，他忽然湊近我的身旁，聳起兩肩，笑咪咪的低聲對我說。

“朱主任人真老實！這幾天收入很不錯呢，而你……”

“我什麼呢？”

“而你不找點好處。……不，我說你人真忠實，是一個認認真真辦公的人。”又一陣笑容。

“你說的是什麼好處，我全不懂。”

他見我沒有一點責備他的神氣，就更扭起頸子大胆起來了。

“嘻嘻。朱主任是不幹這種事的！和前任的主任差得遠，他們每天總有五六塊錢的好處，比薪水優得多了。話說得好，‘馬無野草不肥’，他們……但朱主任是不會幹這種事的！不過他們……”

“你講的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你的意思是叫我在公款上找點好處嗎！”我的臉孔大概有點板正。

“哦哦！不是不是。我是說前任的主任，他們就是這樣，他們的確是這樣……而朱主任是公平的，正直的，不是嗎？”

“我也不大公平正直，要看事情怎樣。”

“是，是。”

我瞧瞧他，他把眉心皺在一起，但一見我，注視着又展開難看的笑容來了。

——這奸相不曉得他會弄什麼鬼？我想：隨即也放開臉問他：

“你說前任的主任什麼？他有好處？”

“是呀！朱主任！……”他忽而湊近我的臉上，嘴巴貼近我的耳朵說了一大堆話。

“印花？”我彷彿聽見這兩個字在我耳朵裏面鑽，就重複問他。

“印花可以不貼！還不明白嗎？報上去我們却說十足，唉唉！朱主任人真老實。”

他似乎怕我疑心他慣於作弊的樣子，說完忙陪起笑臉，輕輕按一下我的肩頭，說。“前任主任的荷包很漲呢，這都是他弄的鬼。一交卸，誰還查究這事情，你看看執照上不是沒有上月份的印花貼上嗎？”

“這不會危險？”我的心顯然被什麼撼動一下。但想及這是欺騙人民的事情；這是剝削人民的事情。心裏又極力的自己穩一下。

“沒有危險！我担保，那裏來的危險呢？衙門裏的事，都是馬馬虎虎過去的。人民曉得也沒辦法，誰不想發兩個橫財！”

——不行！我不幹這卑污的行爲的！爲人民辦事，爲人民謀幸福，這樣對得起老百姓嗎？哼！

我雖則這樣想，但却沒有說出來，而且更傾耳去聽他。

“朱主任，一點也沒危險的！萬事，有我！”他挺起胖胖的胸膛連連拍了幾掌。

——鑽在狗洞裏講清潔，也是枉然的。管他媽！橫豎你不幹，別人是會幹的。多收入兩個錢，不過更忠心地充實上司的荷包罷了！這淺薄的道德觀念太過可笑了！管他媽，多弄一手橫錢，下半年的學費不是有了着落嗎！

“帶帶我討點好處吧？十五元錢的薪水光是家裏買柴米也不夠呀！”檸檬頭慫恿着我。於是我微笑地說。

“由你弄罷！弄出岔子可不關我的！”

“有我！”他又用力拍一下胸口，顯然是高興了。“不要給老鄭知道，你我四六分！……不！不！罷朱主任歡喜，總之多少有點好處便夠了！”

“不行！老鄭也要給他知道的，一塊洋我們撥開，對半分。不給老鄭知道，不公道！”

“是，是。”但他頗有點懊喪，彷彿老鄭伸來一隻手奪了他面前的一點東西去。很覺抱恨。

我忽而又自報起來了。

——這簡直是強盜式的分贓！我竟墮落到這樣嗎？貪官污吏不是爲我平時所深恨痛惡的嗎？哼！我墮落了！我腐化了！我還革什麼命？我還談什麼改造社會？我不能剷除惡習，還跑進惡腐裏頭！我這人！

不久，老鄭回來，檸檬頭拉他在一起湊近他耳朵嗡嗡的談着，我很慚愧地退出來了。

自從這樣‘有點好處’之後，兩位廚員更其起勁

辦事，早上的燒餅，油條更其吃得多了。而其檸檬頭有時還十分慷慨，請庶務張，老孫吃，吃完了，又抽出香烟分給各人，不在乎。

這點好處實在不算少，每天總有五六塊錢模樣，到下午停止辦公時則各人派分。我是每天整整拿得二三塊錢。

後來，檸檬頭還有另一方法的建議，竟被實行了。這建議，就是加收手續費一角。不過這種是要看人的，鄉下的老頭兒我們才敢下手。檸檬頭真是一個老奸巨滑的貨色，他一望來人。便尖着聲音說：

“補收手續費一角！”

“手續費？以前不是沒有嗎？”

“對！以前沒有，現在有！不補收是要罰的！”

聽到‘罰’，鄉下的老頭兒只好從三四層的草紙包中掏出錢來了。我覺得太過殘忍，有時遞一個眼色禁止他們，但他們不大服從，所以不久以後我用

起‘官威’把這種雙重剝削廢除了。

論薪水，我每月祇有八十塊洋，論‘好處’，每月是九十元。官場就是這樣與別不同，難怪學政治法律的人會這樣多了。

到任還不上半個月，多多少少受罰的人也有好多起。這，不能不欽佩稽查員辦公之力。老孫榮膺主任，一天也十分忙。但是雖則忙，他的臉色近來確是好看得多，這原因，恐怕不是單由於他每天早上吃新鮮鷄卵的原故吧！更且新的紡綢長衣也縫起來了。走起路來格外精神，八字鬚也格外光亮了。

一天，振動全局的消息發生了。

據稽查員小毛的報告，有名的富孀家裏多開兩三支燈！

這是顯然犯法的！領一張執照敢多開兩三支燈。因此，稽查主任老孫忙去報告局長，局長心裏一喜，面上却赫然震怒起來。

“違反國家法令！着卽令大隊長派隊查拿解局懲罰！”

手令一下，末後有‘毋稍稽延急急此令’等字樣，大隊長自然不敢怠慢了。這時正在下午五點鐘左右，立刻帶同隊兵，拿着手令，和便裝稽查員三人，一起前去，老孫穿着長衣，高高捲起袖口，也挺起腰板撒開大步跟着走。

他們去後，收發員老侯笑嘻嘻走到我的房間說。

“局長運氣好！王氏是從前大鹽商王懷秋的三房姨太太呢！這次該倒黴，怕不要敲她一筆大款子……”

但還未說完，局長就叫聽差請他進去了。

到了晚上七點多鐘。大隊長，老孫一幫人聲威赫赫的趕回來了。富孀王黎氏被押着。隊兵手裏捧着兩盞五寸多高的玻璃烟燈，兩枝頭尾嵌鑲象牙的烟桿。還有兩盅盛滿磁器盅的鴉片烟，一大包雲

筒上好烟土。那烟桿的銀斗光閃閃地發出亮彩。桿子上像熟油浸透般的滑澤，呈着深赭的顏色。

一羣人氣喘喘的走到廳上。聽差和其他的衛隊立刻合攏了來，無數眼睛射在王黎氏的身上。

王黎氏并不十分老，大約三十一二歲樣子；穿着綢質的衣裳，底下連襪子也沒有，赤着腳，跨着一對鑲五彩珠的腫鞋。面色青白，害羞得不敢仰起頭來。

老孫和大隊長忙跑去局長面前請示。不一會，大隊長走出來提高嗓子吩咐隊兵：

“犯人漸行看管，聽候明天判罰！”

但到九點鐘時候，便有一個紳士模樣的老頭兒跑來見局長。那老頭兒，收發候認識他是王黎氏的族長。

局長，俞顧問，他，三人噲噲然的在局長室裏談了整一個鐘頭，老頭兒笑着臉走出來了。局長對他也很有客氣，和俞顧問一直送他到門外。

這一夜，王黎氏算是暫時被保出去了。理由是沒有女犯看管室，暫時有人提保出外，得通融。而其實則誰也知道不是這樣，局長先已得了一點‘好處’了。（俞顧問也在內）

明天，老頭兒一早便來商量罰款的事情。罰款，是有規例的，分三等。但有時也得‘從輕’，不過問題是在乎那個人，窮苦的人無論怎樣榨壓他，也拿不出來，沒辦法，只好‘從輕處罰’了，若是有錢的人，那是斷不會從輕的，‘按章執行’，國家的定章那裏有通融的道理。

王黎氏，自然是後來的一種。這是一塊肉，香噴噴大合脾胃的，局長斷不肯輕輕放過！因此老頭兒千懇萬求的要求減輕罰款，局長只有乾脆地回答一個“定章如此，不行”。

“局長！她是有親戚來才多添一根槍的呀，并不是有心犯法，局長賞賞臉，從輕懲罰罷！”老頭兒苦起臉不住的請求。

“這不是私人的感情，公事公辦！我們不必多說了！假如不遵章處罰的話，王黎氏應得請黎老丈處交還敝局收押。”

局長竟是一位鐵面的包公一樣，心腸是不會軟一下的。他其實并未留心老頭兒臉上的苦情，他在想及一疊疊中國銀行，四明銀行的鈔票如何親手放在那隻黃皮箱裏。

畢竟鈔票放在他的箱子裏了。王黎氏判罰二千元。款，即晚具結繳上。

這真的皆大歡喜的事情哩！罰款照例呈繳四成外，三成局長所有，兩成職員分。一成則為報告人。但局長呈繳總局四成的款子大可以不必急了，甚或全不呈繳上去，也是尋常得很的！此局長之所以運氣好也。

這次，我分得花紅十五元又三角。但不到幾天就花完了。請庶務張，和兩位屬員在瓊花館吃了一頓，瘦西湖玩了兩次，十五隻洋花得清清楚楚。然

而，錢，是每天有的，十五隻洋，滿不在乎。這些多餘錢，到手花完，也算得不冤枉。

我們工作雖則每天很是忙，但到了下午五點鐘放公時間，也不管他媽的一溜烟便到外面去玩了。

常常和我拌在一起的，是老陳和老鄭。因為他們是本地人。地方很熟悉，庶務張也頗好動的，不時伴我們去不過局長時常要纏他在身邊，以便呼喚。他許多次只能楞起眼睛瞧着我們大搖大擺的出去。沒奈何！

如其說到揚州的名勝，怕就要推到這個瘦西湖了。

瘦西湖在城外綠楊村。天下七西湖，大概此即其一。但以我的眼光而論，杭州西湖，和惠州西湖要比它好得多！瘦西湖的確太瘦了。天然的風景和人工的建築物非常之少。看來差不多這條湖水是一條死溪一樣。假如沒有多量的遊人點綴其中，是

零落蕭條得可怕的。

不過在本地，這是一個唯一名勝的地方。每當黃昏的血紅的夕陽，拖着五色的彩雲隱在天腳之際，這湖水反映出一片瀾灩的波光。尤其是在這涼秋八九月，爽朗的微風，一陣陣蕩漾過來，吹起遊人的輕薄的羅衣，吻着遊人零亂的頭髮，也覺得這地方總算是一個散步遊樂之處。

這西湖，橫面并不寬闊，大約二三丈模樣，湖身則極長，曲曲折折像一條大蟒蛇一般，兩岸是垂楊垂柳，一路還有許多名勝，曰五亭橋，曰徐園，五亭橋實則僅有四亭，一亭早已倒坍得乾乾淨淨，其餘四位還是顛巍巍的歪着身子像吃醉酒的樣子。

在湖邊近綠楊村的地方，有茶寮。這是憩息和喝茶的所在。四圍種着竹樹和各種各樣的小樹。裏面擺下一張張四方的木桌子。要喝茶，紅茶清茶隨你的便，吃東西則有麵，和油糕，燒買之類。另又有俛着籃買花生米，松子，瓜子的，買幾個銅板，一大

堆，慢慢磕。

油糕是頂有名的，還有五香豆腐干。

湖上有許多遊湖的輕舫。這是專載客人來往的，在喝茶的地方，遠遠望着湖邊並排地灣泊許多這樣的小舫，舫，是雪白的布篷，灰色的或黃色的艇身。裏面有睡椅，有茶几，有桌子，游湖的人可以把茶寮的茶壺搬上來，躺在椅子上，讓年青的姑娘，支支格格的搖着櫓，打着槳一路流去。

舫也分着大小兩種，大舫坐六人，小舫二三人，論價錢，則大舫每點鐘一塊錢左右，小舫七毛錢。

游人多，價錢就愈其貴起來。在這涼秋的時候，游人特別多的，輕舫在湖裏像穿梭般的來往着，炎熱的陽光剛退了怒威，溫和的湖風挾着新鮮的氣息迎面拂來。躺着，談着，看着掠過身前的輕舫，裏面有穿紅穿綠衣裳的姑娘。嚶嚶的嬌聲和盈耳的笑聲，使你忘却了一切的憂慮，心裏飄飄然。

若在每月的中旬，月亮朗朗地豔裝出來，微笑地俯視着這靜寂的湖光；那更是一副清幽的景象。這時輕舫的船尾船頭掛着紅色的燈，燈光遠望像一點點星火一樣。這裏的歌聲悠揚起來了。那裏的歌聲又隱隱的繼起，閃爍的湖波反映着藍靄的天空，兩旁的樹葉窸窣地作響。這種境地，是很有點使人陶醉的。

我和老鄭老陳，常常到這裏來，照例在綠楊村賜了一回茶，跳上輕舫上，讓它划到前面去。他們陪着我東談西談，有時令我發笑，有時我不理他們，獨自躺在輕舫的睡椅上尋思，有時他們唱着武家坡和揚州的小調，我也唱着廣州的調子和着，幾次連晚飯都不回局吃了，直到天色黑罩下來才踱回城裏吃麵；自然他們也一起伴着我，縱然他們在這地方是玩得夠厭了，但陪伴上司是他們所樂意的。

游湖我究竟是白天多，晚上很少，晚上游入也是很稀落的，不是月明的夜裏，誰也不會來游。有

一天，我和庶務張由下午六點鐘直游到晚上九點。起先是不願意回去，後來是他真的不回去了。那一夜，天空剛掛起半鈎新月，我們吩咐舫娘把小舫停在一處蘆葦叢密的湖邊，一壁磕着瓜子一壁談天。

微帶有點冷意的晚上的湖風，一陣陣撲入我的胸襟，使我有點冷噤！

庶務張割了一支燐寸給我燃上一根香烟，他也吸着一根，兩人靜悄悄的瞧着遠處的燈火，暫時沒有說話。

我舒適極了！躺在藤椅裏望着天上的一灣新月，舫身輕微的蕩漾着，我實在太舒適了。

——偷安的生活！享樂的生活！許多人在那裏拚命地工作，我却悠閑地領略這幽美的湖光，唉！我太不振作了！我忽而一陣不安起來。覺得我真是一個蛆虫！一個無用的低等動物！在這時候，一個有為的青年是應該這樣不振作的嗎？是應該這樣

的過着悠閑的腐敗的生活的嗎？我自己不絕的呵
讀自己。

——但這也沒有什麼，爲更充實自己一點學
識起見，讀完書再革命是可以的，那時我整個身獻
給大衆，那時我努力努力……心情又這樣自慰起
來。

我的心情，是常常這樣矛盾，這樣反復地自解
自答的。

“喂！你瞧瞧這位舫娘，身裁很不錯呢。” 庶務
張輕聲說着，打破片時的寂寞。

“幾隻洋就可到手了。喂！朱先生，嘗嘗揚州
風味吧？”庶務張的眼光不絕在打量船頭的年青舫
娘。

聽着這些不投機的粗鄙的說話，我更覺近來
是墮入一個鬼洞裏了。左右的人物，各種的習氣，
都是我從來未禮認過的，而且自己也居然學會‘扒
錢’了，學會舞弊做‘污吏’了！這是何等可異的事情

哩！

那夜直至三更，才和庶務張回來。聽說局裏已經叫過老張兩次了。

這就是我公餘消遣的一個方法。

至於老孫和總務科老王，他們的消遣方法又和我們有點不同了。瘦西湖，他們是不大高興去游的。他們去的是小柳的家裏。

小柳，這不必說明是那一種的女人了。老孫每晚吃完飯，用小象牙梳梳好兩撇鬍子，換上一身衣服，脚上一對黑緞光面厚底鞋，便施施然的會搖搖擺擺出去。老王是不在局內住的，爲了某種嗜好，關係，局內住是不大方便，他住在鄰近旅舍的一個房間裏。老孫，自然一路去找他。

據庶務張的告訴，小柳的家裏他是去過的。老孫他們每晚都在那裏叉麻將。有幾晚老孫竟沒有回來，翌晨睡得眼脹脹的跑回局內，下午又倒在床上死豬般的睡去了。

又據庶務張的告訴，老王不獨抽大烟，還弄了一個小柳的姊妹包在旅店裏。每月是卅隻洋。而且那個婊子是很有點風韻的，爲哥鼻，薄薄的臉皮，一對豐肥的大腿。

又據庶務張的告訴，這，都是收發員老侯引帶他們的。老侯也常常在一起，佔便宜！

局長對於這種事并不是不懂得，但對付屬員，似乎除了上任那一天已經有駢體文佈告揭示過：‘職員多屬知交，操守可信；僕役只供驅遣，約束維嚴’。之外就算完事了。做局長的人，畢竟是器量寬宏的，若件件事都認真起來，那局長不是太勞神了嗎？

一天晚上，吃完飯，老孫又是用象牙梳梳鬚子的時候了。我躡進他的房間，他笑吟吟的對我說：

“朱！打茶圍你去不去？”

“去是去的，可惜我不懂如何打法。”

“這才是聖人！”老孫一壁穿上絲襪，一壁說：

“去，我給你介紹一位小姑娘。”

“小柳是你的相好嗎？……唉，你的鬍子梳得多麼光亮呢！”

“小柳？誰說的？”他似乎很高興我這樣問他，故意反問我。

“誰說？人都曉得了！你和小柳纏得不開交！”

“老王才和翠環打得火熱呢！”

這愈老愈風流的老孫，顯然很快樂了。他穿好鞋子，硬要我陪他一道走。

“人有這麼大，廣廣見識吧？我就和你到小柳那裏！”他大概見我今晚說話投機。定要拉我去。

“小柳又不是我的，去幹麼？你們纏手纏腳，沒味！”

“多咧，那裏姑娘真多！隨你挑一個，又標緻，又年青。只要你去。”

“我要你的小柳，不然我不去。”我竟莫名其妙地會和老孫調侃起來。

老孫哈哈的大笑。擠起眼睛瞧着我。

“也行！也行！去！”

於是我真的和他一起走了。

——進窰子這次還是第一遭，倒要瞧瞧這些肉的販買所是怎樣的！在路上我這樣想。同時懷着一股好奇的心情。

但忽然又覺得自己是腐化了。太過無聊了。那些藏污納垢的地方，是易於引誘人墮落的，還是不去的好。

“去，先到這裏找老王！”老孫經過青雲旅舍的門口，他招呼我去找老王。

老王似乎剛吃完飯，桌上的碗碟還沒有收拾。他躺在床上，側着身子，左腳擱在右腳的膝蓋上，一隻手裏托着一根烟槍，一隻手湊近一盞玻璃烟燈上，正用銀挑在烟斗上反復地搓着烟泡。

床沿坐着個十八九歲的女人，挽着高高的長方形的髮，上面一件水紅色的短衫，下身一條玄

青色的綉褲，露手露臂的在抽着香烟。

這大概是翠環了。臉龐也還過得去，一臉的粉。那件短衫罩在身上是緊綑綑的，露出兩隻乳頭。

我們來。老王拋下烟槍起來了。那女人也忙替我們倒茶。

“才吃過飯？”老孫一屁股坐下床上。翠環的茶杯已經遞到他的跟前。老孫眯着笑眼瞧着她：說。“翠環今晚特別漂亮呀！吃酒嗎？臉兒這樣紅。”

翠環只笑了一笑，沒答他。接着也遞給我一杯茶，并瞧了我一眼。

“朱，你沒有到過這裏吧？”老王很訝異我會到他這裏來。

“沒有。”我答着，眼光却瞧住翠環背後的一堆肉。

“孫主任！小柳等着你咧！去遲了提防你的耳朵。”翠環忽而轉過身來，嚶嚶鶯鶯的調侃老孫那。

一雙勾人魂魄的眼睛，視線從眼角射了出去。有點騷。

老孫這時的鬍子漸漸從兩面展開了。終於露出一排頗有點黃的牙齒。——他是在笑。

“來一口罷。味道兒呱呱叫！”老王躺下去抽過一口之後，嘴裏噴出一團團的烟，然後問老孫抽不抽。

老孫也就殊不客氣，倒下身子，支支地的將瓷缸裏的烟挑起來燃燒着。那瓷缸，正是那天王寡婦那裏沒收來的。大概那些烟也是王寡婦的了。這一點不能不說老王的口福好。

提起丹田氣，老孫一口氣“居居”的把烟抽完，嚥下一口茶，他心裏急於要到小柳那裏了。

“到小柳那裏！我們又麻將。”他催促老王。翠環則抿着嘴發笑。

老王還未“夠癮”，又復躺下去接連抽了幾口，才起首洗臉穿衣服，那時已經七點多鐘快要八點

了。

翠環重新塗上粉，穿上一條長裙，格外覺得風騷。

老王按了一下電鈴，吩咐門房收拾桌上的碗碟，就一起走了出來。

小柳的家在觀音橋，我們一起人坐黃包車去，老孫喜揚揚的坐在車子上昂起頭。顯出十分威風。

到步了。車子停下來，是一間小小的房子。門楣吊着許多菖蒲之類的東西，兩扇板門，這時關閉起來。門楣上貼上三張紅色洒金紙。

“孫主任嗎？”我們一拍門，裏面就一陣囉囉的聲音傳出來，接着門也開了。露出一個肥矮的年青婦人。

“爲什麼這樣久才來，累人悶得慌！”那婦人忙給老孫脫下長衫，親手掛在衣架上。

我向房間裏四周一瞧，雪白的白洋布帳子，鐵床。黃柚木的梳裝台，照身鏡，紫榆的椅子桌子，儼

然是一所中產人家的家庭。

“坐！請坐，這位是姓什麼的先生？”肥矮的年青女人招呼着我并問老孫。

“我們局內的證照股朱主任。你看，人又漂亮又年青。”老孫的介紹，使我臉紅起來。

“哦，朱主任，嘻嘻。”那婦人一陣賣弄風情。

接着外面又跑進來幾個妖妖嬈嬈的姑娘，老孫好像都相熟的，攔腰把她們一個抱住，對她說。

“我介紹一個相好給你好不好？就是那位朱先生。”

那婊子回頭瞅了我一眼，在老孫的臉皮上擰了一下，忙推開身子走了。

老媽媽遞過茶來，接着肥矮的婦人——小柳又把水菓，瓜子之類的東西陳列出來，一塊蘋果被小柳親手放在老孫的兩撇鬍子的嘴裏。

烟局也開了。老王似乎剛才沒有十分充足的樣子，倒下床去又“居居古古”的抽起來，翠環睡在

對面，幫他‘打荷’。弄好了。遞上老王的嘴脣，一隻手托住烟斗向着朋燈。於是老王一條氣的頸喉核一動一動的把烟吞下去。然後慢慢吐出來。

那邊小柳已經坐在老孫的膝頭上了。一隻肥臂膊摟住他，將一根香烟彼此抽着。動手動腳的在那裏談笑。

我却是個孤另人，在椅子上坐着不知怎樣好，心裏真懊悔極了。搗什麼鬼會到這裏來。

不一會，剛才那位瞅了我一眼的姑娘又捲入來了。她見我冷清清坐在那裏。就遞過我一口香烟。

“抽烟嗎？朱先生。”跟着她湊近我的身來。

我接過香烟，她爲我擦亮洋火。一屁股竟坐在我的腿上來。她身上的香水氣味帶着濃重的肉的刺激性撲入我的鼻管。

老孫一眼瞧着我，笑了。“你看他們竟這樣快就相好起來了，這一對小孩子。”引得各人都注視

着嘻嘻的笑起來。

——搗鬼！推開她罷。怎麼辦？我的臉驟然紅起來，她更伏在我的懷中似乎不勝嘲笑地的把臉兒蒙蔽着。

“你叫什麼名字？”過了一會，我悄悄的問她。

“玉仙。”她在我腿上抖了幾下。裝出很天真活潑的樣子。

我下足十二分勇氣把她身子推開，我說：“你站起來罷。我的腿酸軟。”

“痛嗎？我給你捏捏。”她要動手捏我的大腿，我趕忙用手攔開，各人又嘲笑起來。

——大傻瓜，回去回去。我想及立刻回去。

但老孫已經吩咐小柳唱小調了。據老孫對我說，小柳的三絃彈得真好，叫我用心聽一聽。

教好絃線，翠環打着板。小柳便端端正正的唱了起來，似乎唱得還不壞，但我是不懂音樂的。連什麼流行的壘曲也一向漠然。只覺得一抑一揚，三

絃聯珠般的丁丁東東發响，小柳的肥短的玉手左上右落，十分純熟，倒還悅耳而已。

老孫就不同了。他閉着一半眼睛，嘴裏暗地裏一張一闔，手指點着自己的腿上，忽而又用掌拍了一下，彷彿甚有節奏的和着，神氣更其十足的像戲園裏的戲迷。

“好！”這聲音是如同捧角的人物，每當一句唱完必有的回響。老孫當小柳依依呀呀的唱完一句之後是如此做着。

小柳唱完一曲，翠環也接着唱。寂寞總算打破了。惟玉仙不肯唱，她說今晚的嗓子不好。

到老王的‘烟癮’過夠了。他扒起床來，精神勃勃的要叉麻將。

“誰呀！”外面忽而卜卜的叩着門，老媽媽出去開了門，收發侯氣喘喘的跟着進來了。

“你們好早，老孫今晚不找我！”

“不要多講，快脫衣裳，正缺少一隻脚。前晚你

贏了不少，今晚將你掃個光！”老孫一把拉着他催他脫長衣。

“料不到朱主任今天也賞光會來？”收發侯回頭瞧着我，笑着說：

“是，消遣消遣。”

一屋子人噙噙起來，嘩啦一聲，麻將倒在桌子上了。

“我不大懂，還是你們叉的好。”老孫拉着我到桌子時我這樣推搡他。

“不行。你非叉幾圈不可！不然你跑來幹麼！”老孫硬要我坐着。

“來來，我們把老孫的兩個衫袋都翻出來！怕他什麼。”老侯似乎是對我說。

“剛好四個人，玩玩有什麼要緊。”這是老王的聲音。

本來我是不願意賭錢的，但想及已經來到這裏，也索性浪漫他一晚罷！而且人情難過，明知墮

落也墮落一晚了。

我再也不能不坐下。

人坐下，局就開始了。麻將在紫榆的桌子上格外爽脆地“拍拍”作響。

小柳自然坐在老孫身旁，翠環依傍着老王。我呢，玉仙儼然像是相好了。也坐在旁邊幫忙看牌。

東風才開始，我接連和了兩個‘兩番’。牌是十塊錢一‘底’的，一次‘莊家’是自己，一次則為老王。

老孫聚精會神的看牌，但不行，他的牌風弱得很。摸來摸去都摸不上一副‘搭子’。小柳要替他摸，後來索性坐在老孫的懷中替他叉起來了。

這一夜，足足叉到十二點多鐘。老孫老王大敗，我打了一個勝仗，在那裏吃完了‘宵夜’，花了十多塊錢，才回來。老孫還留在那裏，起先玉仙要我到他的房間睡，我心裏吃了一驚，忙拔起腳走了。

回到局，睡在自己的床上，時鐘已敲響兩下。自己又懺悔起來。糊糊塗塗彷彿玉仙要和我親嘴！

又忽而來了我的父親，打了我兩下耳光。一夜也不會得過好睡。

老孫到明天十一點鐘才踱回局裏吃早飯。

以後我不再去了。雖然老孫晚晚都引誘我，總算給我嚴詞拒絕了。

老孫和老王愈來愈不成，一天昏頭昏腦的辦事至沒一點勁！尤其是老王，差不多早上總要十一點鐘才來，下午三時多鐘就拋下筆回旅舍了。老孫的賬務，幾次曾經局長查過，說是有點不清楚，這也難怪老孫，他的腦袋先自不清楚了。賬務自然是不會清楚的。

但不久，一件驚人的不幸消息傳來了。

這消息，使老孫和老王的頭腦大大的清醒過來，不獨他們，尤其是局長，也大大的憂慮起來！這消息，便是此地的禁烟局長有委派程某來的傳聞，而程某是財政廳長推薦下來而且指定要江都這一局的。

局長頗不安閑了。連忙卽夜趕回總局打探。各人都垂頭喪氣顯出失望的樣子。

的確是值得垂頭喪氣的！近來各人的‘出息’，‘花紅’源源而來，確實不算少！這麼一來，恐怕‘好花易謝’，行李一捆，就要溜之大吉哩！

老孫也無心再去小柳那裏。兩撇鬍子顯然低低地毫無力氣的垂在嘴唇兩旁。但老王的烟槍還依舊牢牢在手，翠環也依舊拚在身邊，畢竟不愧是一個樂天主義的人物。

局長回來了。更動的消息證實了。但各人還有一線希望，便是局長有換往別縣的喜訊。不過無論那一縣纔沒有蘇州揚州這等局面那麼好的，局面一小，用人自然減裁，誰都有點憂心自己的飯碗呢。

至於我，雖則是有點掃興，但目的總叫做達到了。來了此地剛剛一個半月的樣子，仗住‘好處’的幫忙，連薪水纔湊得上二百五十塊左右，一學期的

學費倒綽綽有餘。

‘迎新送舊’，老侯和大隊長又準備忙碌了。我們也預備交代。製表冊，算收支，情形有點忙。

不到十天，新任程局長上場了。

王局長早就回到上海去，雖是這麼一個短局，但帶來的黃皮箱究竟頗不空虛了。

這時C大學晚間的自修鐘，已經鏗鏗然的敲下三下了。朱芸生一口氣的敘述着，到此也做了一個結束：“交卸之後，我就回到上海來了。接着便進了這學堂，這便是去年八月間的事情，總算在政界略領一點經驗了。”

“哦哦，原來是大主任，我們失敬得很！”慣於捉狹的馮奇故意伸長頸子，張大眼睛瞧着他。

“大主任應得請客，這又似乎無可避免的了！”另一位同學把話題兜到“吃”方面去，大學生是善於吃的，也無怪其然。

“對呀！大主任請客！老朱，哦，大主任。良記去！”兩三張嘴唇這樣贊同。

照例是一個發起，一個和議，議案就成立了。成立了，立刻執行。大學生的精神就是這般可佩。

於是朱芸生給他們七拉八拉，拉出宿舍門口，直往良記去。

“五杯咖啡，兩碟西餅，快！”他們據住桌子坐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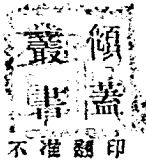
良記的夥伴不一刻就端上五隻白洋磁杯來。杯裏騰出一陣陣熱烟。

兩碟西餅拿來之後，一下子也就變成光碟子了。

“再來兩碟！”馮奇殊不客氣的喊。
大主任這次吃了一個大虧！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1—1500册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